



乌嘴

□曹藜（四川）

小时候，乡村路上，最常见的动物是狗。那时串门走亲戚，如果有以凶出名的狗，一定要准备打狗棍。我多次被狗惊吓后，对狗有一种畏惧感，自然对狗也就谈不上喜欢，是乌嘴让我重新认识了狗。

乌嘴是一条土狗，来我们家时，体格并不雄壮，一对不大的杏仁眼，让它呈现出一副慈目善眼的面相，眼睛下面一大截嘴巴全是黑色，其他部位微黄，爸爸于是就了这个特征给它取名“乌嘴”。

时间如沙流逝，姊妹们一个个长大，一个接一个走出了牛尾桥，离开了乡村。长大了的乌嘴，成了爸妈在乡村唯一的陪伴者。

爸爸去田里看秧苗，田坎上，是乌嘴在前面领路。妈妈做饭，乌嘴蜷曲在灶屋桌子下，不时望一眼妈妈，再直视屋外。爸妈在堂屋掰苞谷，乌嘴坐在堂屋门口，伸直脑袋竖起耳朵，环视着门前，偶尔回头看看掰苞谷的人。

乌嘴很有眼力见，对家人很温顺，却会对陌生人保持警惕，有强烈的领地意识，护家责任感极强。一个寒冷的冬夜，盗贼偷偷从屋后树林里下到后阳沟，用工具挖我们家后墙。睡在前面屋檐下的乌嘴感觉到了异动，开始喊叫。起初爸妈没在意，知道乌嘴的警觉性高，哪怕是老鼠翻动的声音它也会提醒主人。一会后，乌嘴声嘶力竭地狂叫，让爸妈感到不安，当即起床拿上手电筒出门查看情况，见乌嘴在后阳沟入口处狂吠。爸爸小心走过去，没见盗贼，却见墙已经被挖了一个大洞。爸爸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如果不是乌嘴，那些大公鸡恐怕已经被盗走了。

乡村狗多，担心狂犬病蔓延，时不时有相关部门动员打狗。爸爸听说打狗的人来了，拿着绳子想把乌嘴拴起来。起初乌嘴是反抗的，但最终没抗过主人，被关在了屋子里。爸爸对乌嘴说：“不要出去哈，要是被打狗的人看见了，你的命就没有了。”也许乌嘴听懂了爸爸的话，往后有人来捕狗，乌嘴看见爸爸手里的绳子，好像知道危险来临，便主动配合套绳子。

爸妈六十岁后，体力锐减，儿女劝他们放下锄头，去城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辛苦一辈子的爸妈虽有心动，却更多不舍，乌嘴是他们的牵挂。禁不住儿女的一再邀请，思来想去，爸妈同意暂时离开老家。

那个春节，爸爸十分纠结，特地去找本家哥哥，央求他们照顾乌嘴，哥嫂爽快答应后，爸妈才决定去城里。

年的气息还未散尽，乌嘴像平日赶集时一样把爸妈送到了两里之外的山包。多少次，乌嘴把爸妈送到这里，再回到门前桃树下，等候爸妈归来。回家的爸妈刚走到门前那条小路上，乌嘴就会从桃树下直奔而去，摇头摆尾蹭着爸妈的裤腿，嘴里不停发出哼唧的声音，表达着思念的煎熬和重逢的喜悦。爸爸总会亲热地摸摸乌嘴的头，和它聊上几句，再一起回家。担心乌嘴上别人的餐桌，每次到了山包，爸爸必须把乌嘴骂回去，因为下了这个山包便是公路，就会多一分危险。那天，在山包上，春风中带着寒气，夹带离愁。乌嘴耷拉着头，回走几步，回头望着爸妈，伸出舌头舔了下嘴巴，这是它每次送别爸妈都有的动作。不舍、担心、歉疚顿时涌上爸爸心头。乌嘴并不知道这次分别后重逢在何时？

之后，哥嫂每天轮流去叫乌嘴吃饭，但乌嘴在桃树下就是不肯离去，哥嫂没办法，只好把吃食送到树下。清明时节，弟弟趁着假期带爸妈回老家。在桃树下，爸爸看见乌嘴，亲热地叫它，乌嘴抬头注视着爸爸，最终木讷地低下了头。爸爸心疼地摸着它的头，哽咽无语！

乌嘴无力阻止爸妈的再次离开。爸爸看着桃树下沉默的乌嘴，那双深陷的黑眼，紧闭的黑嘴，衬托出一副极度伤感而凄凉的表情，爸爸的心在滴血，可有很多无奈是无法改变的。

爸妈走了没几天，嫂子来电话说，乌嘴不见了，爸爸流下了伤心的泪。门前最后一瓣桃花落下，依然不见主人归来，乌嘴应该是明白了，主人这次出走会更久，它的希望在这个春天破灭了。

爸妈在，家就在，老家的狗也在。爸妈去了城里，老屋垮了，乌嘴走了，只有门前那株桃树，每年春天依然花团锦簇，满树的桃子，就如对老家旧物的怀念，在风雨中越长越大。



荠菜馄饨

□李朝霞（湖南）

贤童街有一家馄饨店，店面很小，毫不起眼，但是那里有荠菜馄饨。每次路过，都要去吃上一碗。

荠菜，吃不惯的人觉得有一丝土味，但是我却偏爱它的气息。从读书时学到《挖荠菜》一文，我便开始惦记着。后来在昆明，发现菜市场里面就有卖荠菜的，洗得干干净净，码得整整齐齐，脱离了山野之貌，身价倍增。买回家包饺子、馄饨，或者做成一清二白的荠菜豆腐汤，都格外清新开胃。回到家乡多年，依然常常怀念这一口鲜美，但市场上却买不到新鲜的荠菜。

其实，我老家也有野荠菜。我把野荠菜叫作“地菜子”。这个名字让土生土长的它，更多了几分土里土气。每年的农历三月三，人们都要用地菜子煮鸡蛋。这时候的地菜子长到一尺来长，开着一蓬蓬白色的小花，扎成一束一束，就像个大尾巴扫帚。这个习俗也不知道从哪一代人传下来的，但是大家都坚信，吃了三月三的地菜子煮鸡蛋，全年都会健康康的。

这些天，下了几场春雨，发现朋友圈的人都开始去踏青了。利利晒了她挖回来的野菜，嫩绿嫩绿的，撩拨得我心痒痒的，仿佛闻到了那熟悉的来自田野的香气。我看见有一种菜很是眼熟，利利说，这是地菜子，又叫荠菜。

一个晴朗的好天气，我立马回了老家。到家后就兴致勃勃地约上老妈一起去挖地菜子。老妈一边嘴上嗔怪我“没事干”，一边高兴地说冰箱里刚好有馄饨皮儿。老妈找出一只竹篮和两把小锄头，我挽着篮子，老妈挽着我，向快乐出发。

我们计划从金鸡排上去，再从虎踏山绕回来。我们一路走，一路低着头找寻，但是山上的土比较干，没有看到我想要的地菜子。倒是野葱长起来了，我顺手也扯了几把，想着到时候用来煎鸡蛋饼，香呀！

来到虎踏山，山坡上有一位老爷爷正在锄地。他看到我们，就问：“你们是在挖地菜子吗？”这位老人家的见识真多，一下就猜到了。我说：“是呀，可是一路上都没有看见。”老爷爷说：“这个山上是不多，不过，也是因为你们不认得，其实你旁边那一片就有。”我蹲下身子，在他指给我们的那一小块地里翻找，果然发现了小小的一棵。

它的叶片贴着地面呈放射状生长，绿色中带着一点紫红色，正中央擎着一小簇花骨朵儿。我拔出来闻了闻，那股特殊的泥土气味成了我辨别的标识。我和老妈耐着性子继续搜寻，这里还真有不少，只是都非常瘦小。太阳快下山时，我们挖的野葱和地菜子才勉强装了一小篮，恋恋不舍地踏上归程。

我们决定从大塘、古井、莲台殿往回走，还可以看看风景。快到家的時候，路过一片莴笋地，我突然看到一棵茁壮的地菜子，在莴笋与野草中高高地昂着头。我欣喜地跳进去将它拔起。哇！我敢说这是我见到的最肥硕的一棵地菜子，就像自己家种的茼蒿菠菜似的，绿油油的。连抽出来的花茎，都像红菜茎般，有着肉眼可见的肥嫩。而它周围密密麻麻的野草，我随手拔起一把，大部分都是同样鲜嫩的地菜子。

我为这意外的发现欢呼雀跃，又有些担心，问老妈，“这莫不是别人家种的吧？”这时，旁边几位割鱼草的伯伯笑着说，“这是你叔叔家的地，随你扯个饱。”“这是自己长出来的，你只管扯，哪家地里的都能扯。”

我把这些肥嫩的地菜子，放在小溪里漂洗。流水带走了叶片上的尘土，愈发翠绿可爱。择洗好的地菜子，和菜市场里翠嫩欲滴的荠菜一模一样。

原来，寻了大半天，最大的收获竟在家门口。

到家后，我和老妈各自分工，我剁肉馅，老妈洗荠菜，过一遍开水。肉馅剁好了，老妈放调料拌馅，我切荠菜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开始包荠菜馄饨。自己制作的，当然馅料更足，与其说是馄饨，不如说更像饺子。老妈包出来的像一个个福袋，而我包的像一只只元宝，摆在盘子里，胖嘟嘟的，可爱极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因为要赶去上班，六点半就起床。没想到，老妈已经在忙碌了。她端出两碗煮好的荠菜馄饨，清亮的鸡汤中飘着细碎的葱花，香气扑鼻，碧绿的荠菜在吹弹可破的馄饨皮中若隐若现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顾不得烫，盛起一个馄饨，迫不及待地咬了下去。汁多味美，满嘴留香，这是幸福的滋味，是温暖的感觉。